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質族語論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

翁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五二六一

論語註參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論語註參目錄

卷上

學而十二條

八佾十四條

公冶長十條

述而十三條

子罕十七條

卷下

先進二十三條

子路十一條

衛靈十條

陽貨四條

子張五條

爲政十二條

里仁四條

雍也七條

泰伯六條

鄉黨十九條

顏淵六條

憲問十九條

季氏八條

微子七條

堯曰七條

論語註參卷上

清 竹坡趙良猷著

學而時習之

邢氏疏引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足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氏曰。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者陰。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鄭氏曰。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初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

按皇氏學有三時之說頗備。雖未可以此概諸大學成學。其義要可參用。
不亦樂乎

邢疏引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一曰在內曰悅。在外曰樂。

按集註從邢後說。然悅深樂淺。語自有味。愈足以見學之境地爲無窮也。

人不知節

何氏註。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邢。疏。曰。一。云。古。之。學。者。爲。己。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也。

按集註。不取邢氏後說。然自學而朋來。自朋來而教誨。語意亦貫串。可備一解。

何氏瞻讀書記曰。此與中庸邇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云世無見用者也。此對悅樂。故云不愠。中庸對半途而廢。故云不悔耳。

按集註。學在己。知不知在人。本未說到世不用上。何氏瞻恐人誤會其旨。而申明之耳。然論自明豁。

巧言令色章

蘇子由論語拾遺曰。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按此。以剛毅木訥章對看。最豁。

三省章

何氏瞻曰。三者。皆要從身字認取。

按此句最好。

傳不習乎

何氏註曰。言凡所傳之事。得毋素不講習而傳之。邢疏曰。傳惡穿鑿。

按何氏邢氏之意。是傳字有二義。一則傳之自師。一則傳之於弟也。似可兼用。

朱竹垞經義考曰。魯論語。其字義異。讀者傳不習乎。讀傳爲專。崔子弑齊君。作高子。未嘗無誨。讀爲悔。五十以學易。讀易爲亦。屬此亦字。正惟弟子。讀正爲誠。君子坦蕩蕩。讀爲湯湯。冕衣裳者。讀爲紈。瓜祭。讀瓜爲必。賜生。讀生爲牲。不內顧無不字。仍舊貫。讀仍爲仁。折獄。讀折爲制。小慧。讀慧爲惠。古之矜也廉。讀廉爲貶。天何言哉。讀天爲夫。又讀躁爲傲。室爲室。謂之躁惡果敢而室者。

按瓜。讀爲必。朱子取之。其餘皆無甚深義。姑附於此。

道千乘之國

何氏註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按千乘之說。集註無明文。後世作文者。多依馬說。蓋取其便於敷衍耳。其實方千里。封公則四公一段。僅見於周禮。與諸書皆不合也。論語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以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證之。則千乘

是百里大國。則指當時齊晉秦楚之兼并者言也。左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尙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豈獨孟子王制之言爲合哉。

使民以時

何屺瞻曰。東漢韋彪云。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欲急其所務。當先除其所患。是末句善据。按此說。亦祇是餘意。自當以邢疏所引左傳王制周禮爲是。以衆所習知。故不錄。

學則不固

何氏註。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旣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邢疏曰。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

按朱註。不取前說。而似取其後說。而稍變之。故講家皆分此章爲四項。若依前說。則分作五項。亦無不可。然非朱子之意。學者知之而不用可也。

父在觀其志

李詠戒菴漫筆曰。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考亭聞之。當亦心肯。按此說觀字。最有趣味。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邢疏曰。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

按說北辰。祇如邢疏已足明其義矣。考證愈精。則支離愈甚。有謂北極非北辰。極是辰旁之星者。既失爾雅之義。且謂極動而辰不動。是更泥于居其所之旨。不知此以譬爲政以德耳。但取居中而正。何所取義于動與不動。而爲此煩言哉。又有謂北極非出地三十六度者。祇是天文家言。其此書之旨何與也。推而遠之。至有謂西樂浪山正與嵩山相對。而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雖天文家言。亦可置而不論。而何必闌入于此書耶。

朱竹垞曰。按鄭氏註與今文不同者。衆星共之。共作拱。先生饌作餞。云食餘。錯諸杆。錯作措。云投也。十世可知也。無也字。必也射乎。必也句。截問社作問主。云田主謂社。無適無莫。適作敵。莫作慕。云無所貪慕也。吾黨之小子句。截則吾必在汶上矣。無則吾二字。子之燕居作宴。子疾病無病字。冕衣裳者。冕作弁。異乎三子者之撰。作僕。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詠而歸作饋。云饋酒食也。子之迂也。迂作于。往也。直躬作弓。云直人名弓。子貢方人。方作謗。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爲字。在陳絕糧作糒。音長。云糧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作封內。歸孔子豚。作餽。惡微以爲知者。作絞。歸女樂。亦作饋。朱張作侏張。陟留反。厲已。讀爲賴。云恃賴也。又以申枨爲孔子弟子。申續。子桑伯子爲秦大夫。陳司敗爲人名。齊大夫老彭爲老聃彭祖。太宰是吳太宰嚭。卞莊子爲秦大夫。與諸家異義。

按其爲拱、歸豚、歸女、樂爲饋。朱子集註用之。其他有可取者。今散見各章中。而摠附竹垞之所述於此。思無邪。

蘇頌演論語拾遺曰。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

按。理本無所不通。言亦必有所當。非一端而已也。必紐合爲言。未免費力。

有恥且格

何屺瞻曰。後漢書杜林傳。有恥且格。注格。來也。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按集解。格。正也。此所據不知何師之說。

按格。本有來訓。格汝舜。格汝衆庶。是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蘇頌演論語拾遺曰。思無益。故不如學。十五志學。至六十時。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在七十時焉。

六十而耳順

韓文公筆解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按此說。是以五十知天命爲主。自此至七十。祇是順天而至于與天爲一也。

都穆曰。予家藏古本韓文。有論語解。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云耳當爲爾。曾謂泰山。云謂當作爲。宰予晝寢。云晝當作畫。人之生也直。云直。德字之誤。子所雅言。云音。作言字之誤也。三嗅而作。云嗅。當作鳴。鵲之鳴。雉之聲也。回何敢死。云死。當作先。浴乎沂。云浴。當作沿。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云仁。當作備。以杖叩其脛。云叩。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云諒。當作讓。孔子時其亡也。云時。當作待。鄉愿。云當作內柔。

按都元敬所說未盡。如亦可以弗畔矣乎。云畔。當讀如偏畔之畔。予所否者。天厭之。云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可與共學章。云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以立。可以適道。未可與權。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云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小人哉。云小。當爲之。教民七年。云當爲五年。卽戎爲諸侯朝會于王。各修戎事之職。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云參。古驂字。君子不施其親。云施。當爲弛。猶之與人也。云猶之。當爲猶上。韓筆解。世多不信其書。以爲僞托。然施。讀爲弛。朱子集註用之。今節其義之可通者。散見于各章。而取都氏所說。并增錄之。總附於此。

又按邵博聞見錄。謂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是屬上句讀也。今筆解無此語。

至於犬馬章

何氏註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邢疏曰。畜獸無知。不能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按舊註本有二說。此說朱子不取。而取其後說。何昞瞻云。至於犬馬。只從能養極言。若從事親說。下便背理傷道。亦覺其不安。而爲此牽就之詞耳。

色難章

何昞瞻曰。曰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罔極之恩。可以是爲報乎。

按何說甚明豁可用。

何爲則民服章

王伯厚困學記聞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于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按此說亦有理。閻百詩謂如此。則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節。語意相合。

孝乎惟孝

何氏註。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朱竹垞曰。漢石經殘字。作孝于惟孝。與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按惟孝本作一頓。此說雖有據。不泥可也。

文質三統

邢疏曰。夏尙黑。殷尙白。周尙赤。此之爲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又三王記

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註尙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十一月爲正尙赤堯十二月爲正尙白高辛氏十二月爲正尙黑高陽氏十一月爲正尙赤少皞十二月爲正尙白黃帝十二月爲正尙黑神農十一月爲正尙赤女媧十二月爲正尙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法地質法天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天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再而復各自爲義不相須也所尙既異符命亦隨所尙而來故禮緯稽命殷云天命以黑夏有元圭天命以赤周有赤雀啣書天命以白殷有白狼銜鉤然亦不必皆然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湯觀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武王伐紂而白魚入王舟是也鄭康成之義自古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惟殷周二代

八佾舞於庭

邢疏曰公羊傳昭二十五年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昭公僭用之他廟也

按僭用之他廟故桓公廟用之而季氏乃因而用之也

邢疏曰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杜預何休說如此服虔謂六八四十八四八三十二二八一十六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旣減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取何杜之說

按二二四人恐不成其爲舞當從服虔。
何氏瞻引私箋云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

三家之堂

何氏瞻曰升歌在上貴人聲也故曰於堂歌則明明可辨故以奚取問之。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韓子筆解謂當作爲字言冉有爲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

何氏註鄭曰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姜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孔子夏間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按考工記畫績之事後素功康成註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此或當時所見自得爲一義。

禘

何氏瞻曰兩漢刊誤補遺曰韋元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卽位乃來助祭仁傑按禮不土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下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則是禘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矣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終世也朝新王及卽位而來見與顏註小異二說略爲近之按此以禘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義亦未穩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諸侯及其太祖不言

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論自明白禘祫之議。如聚訟矣。王炎曰。記大傳者。首言禮字。明所記者禮之舊。非漢儒臆說也。禘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鄉。穆北向。合食于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鄉。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次之。按王炎氏此說最好。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如祇禘祖之所自出。而不及羣廟毀廟之主。則非諦審之意。無怪乎大小之議紛紛而不明也。

祭神如神在

何昞瞻曰。朱註引程子曰。祭神。祭外神也。外神二字。乃對先祖言之。夫子之分所得祭者。亦不過室中五祀而已。

按此說最豁。

射不主皮章

何氏註馬曰。射有五善焉。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邢疏曰。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古之道也。結上二事。

按舊註分爲二事。雖無礙于理。而不如集註之有味。

哀公問社於宰我

何屺瞻曰。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按。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社主用石。見新唐書儒學傳。張齊賢議中。

三歸

何氏註。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邢疏曰。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

樹塞門

邢疏。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按曲禮。天子當寧而立。疏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路門外有屏者。卽樹塞門是也。又云。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在路門內。鄉黨過位。亦當在此。

反坫

何氏註。鄭云。反坫。反爵之站。在兩楹之間。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反爵於坫上。邢疏。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站。在兩楹間也。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奠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註文不具耳。

按此疏。說禮最詳。故錄之。